



第4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及人民表示同情 .....	2
<u>裁军项目</u>	
议程项目 34 至 40、42、44 至 49 和 121	
一般性辩论 .....	2
<u>发言人：</u>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5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4  
15 October 1980  
CHINESE

上午 10 时 50 分会议开始。

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及人民表示同情

主席：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阿斯南发生的破坏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向阿尔及利亚代表表达我们衷心的慰问，这次地震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和物质损害。我谨请我这位阿尔及利亚的兄弟在此困难的时刻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及政府转达我们深切的悲哀和最深厚的同情。

议程项目 34 至 40、42、44 至 49 和 121

一般性辩论

主席：根据我们上次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本委员会今天开始就全部裁军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辩论预定在 10 月 31 日结束。因此，我促请各代表团尽快报名发言，以便我们能充分利用分配给本委员会的物力和财力。大家也谅必记得，发言报名时间将在 10 月 21 日下午 6 点截止。我想本委员会不希望再回到其工作计划的问题上去，所以我拟恪守这一截止时间。

当我们开始讨论裁军项目之际，请允许我以本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讲几句话。自我们去年聚会以来，许多事件已导致国际形势不断恶化。在此无须对这些事件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因为其它机构正在审议它们。但是，在这军费开支继续上升、军备竞赛远未停止的时候，这些事件已经对裁军努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通过两年半后的今天，我们在最后文件的执行方面远未进入我也许可以称之为“起飞”的阶段。有待去做的事很多，

而且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清楚，不论我们的任务多么困难，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国际关系中新近出现的趋势引起人们的种种焦虑，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焦虑，裁军努力才需要加紧进行。最近出现的某些迹象使我产生这样的希望，就是国际社会可以以这些迹象为基础，继续沿着裁军的道路前进。

首先，联合国关于使用某些常规武器问题的会议，经过6年多在各种论坛进行的谈判，达成了仅仅几周前看来几乎尚不可能达成的重要协定。

其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它所设立的4个特设工作小组中就其议程上一些项目的某些方面开始了初步的谈判。这些工作小组的报告是该委员会报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该委员会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决定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该谈判机构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它对该委员会将于1981年召开的会议是个好兆头。

我要提请大家特别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正如各位成员所了解的那样，这个委员会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谈判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机构，它确实是我们审议工作中进行谈判的场所，因为它要考虑到大会所提出的建议。所以它的报告应该说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特别是因为它阐明了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所遇到的问题、正在谈判的问题和仍然有待谈判的问题，就更是如此。我确信它的报告将使人们对该谈判机构的工作有必要的透彻了解，这对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审议和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议程再次列有许多反映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所引起的深切关注的项目；这种军备竞赛如果不在联合国范围内同心协力加以遏制的话，就可能增加人类继续生存所面临的危险。当我们通过不同途径进行裁军时，我们不应拖延核裁军的进程，尤其是在核武器国家目前都在参与该谈判机构的工作之时，这是经过多年的外交活动才首次获得的进行切实而卓有成效的谈判的独特机会。

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冲突中使用常规武器所造成的痛苦与悲哀。最后文件

在其行动纲领的范围内，向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加上建立信任的措施，应该能够使我们在完成我们未来的艰巨任务方面取得进展。

在大会上两届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对审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各成员国无疑将会继续强调这种审查的重要性，而且会竭尽全力来保证大家已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接受的东西得到贯彻执行。

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的议程首次列有一个有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分项。这一重要问题要求本委员会在这届会议上采取行动。因此，我希望各成员国能致力于那些有关准备工作的组织事宜。

尽管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采纳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内容。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载有这方面的建议，我确信本委员会会适当考虑到这些建议的。

大会要求提出的许多研究报告现在正在编写中。其它研究报告业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报告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裁军问题。在此之前，本委员会已有很多项目涉及应该在本届会议期间加以评述和审议的研究报告。

我还要提请本委员会注意1979年裁军年鉴的出版，秘书处正在及时为我们的—般性辩论分发这一年鉴。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本主席始终愿意在我们审议的任何阶段协助各代表团。一个审议机构的工作有时要求进行艰巨的谈判，而且我要向诸位保证，本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准备与各成员国合作，以求达成能反映本委员会尽可能广泛支持的协议。

在说了这些作为开场白的的话之后，我很高兴地看到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参与者列席我们的会议。我确信他们会从第一委员会成员们的众所周知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中获得益处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阁下，我驻日内瓦多年，曾有机会对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做的很有价值的卓越工作表示钦佩。因此，我现在觉得完全有资格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观点，认为第一委员会有你任主席来指导审议工作是交了好运。

在转入正题之前，我要说我国代表团与你深有同感，最近袭击阿尔及利亚的地震令人遗憾。墨西哥政府最高当局已经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及人民表达了墨西哥政府及人民的深切慰问。此外，我还要以墨西哥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慰问。

就在两年多一点儿前，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声明，对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生存本身造成的威胁表示惊恐。它强调指出，目前人类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威胁，因为已经积聚起来的武器——在此我引用大会的话——“……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第S-10/2号决议，第11段）。大会在强调迫切需要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之后，说了这么一句生命攸关的话：

“人类正面临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同上，第18段）

看来这些话都成了耳旁风；或者说那些最需要听听这些话的人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进去过。自从那时起，我们所称的新闻媒介经常提供给我们的消息，不仅没有给我们任何安慰，而且实际上有时候倒是引起了我们真正的担忧。例如，今年初，电视、收音机和报刊上有关战争的谈论都众口一词，以致象《纽约人》之类冷静而稳健的杂志都指出，由于明显的原因，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它说一家美国报纸的一篇文章的作者评论说：

“‘第三次’这个序数使人误解，因为它错误地暗示核‘战争’——一场半小时之内便会结束的毫无意义的毁灭性灾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后两者才是实际的战争，涉及战役之类的事，每次

持续数年。‘第三次’这个序数同‘世界’这个词一样含有同样毫无根据的言外之意，因为它暗示有一个连续的序列，即后面可能还有第四次和第五次，而实际上这个序列连同世界本身都可能在‘第三次’彻底完结”。（《纽约人》，1980年2月4日，第25页）

这位作者还认为，电视报刊上使用的“参战”这一短语听起来也不对头，于是他又说道：

“在一场核冲突中，谁也无法参战；战争会在眨眼之间来到我们跟前，在我们用早餐、洗澡或上班去的时候降临我们头上。尽管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很遥远，但它就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身上，在我们喝咖啡和我们谈话停歇之际发生。”

“我们美国人还有一些别的感觉，其中之一便是一种隐隐约约而又无可奈何的忿怒：不知为何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竟认为我们和我们的家属和朋友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可以牺牲。特别奇怪的是，虽然看来任何人都永远不可能断定这个世界是可以牺牲的（为达到什么目的而可以牺牲呢？），但是电视评论员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正是这一可能发生的事件，他们讨论时面部一点惊骇和恐惧的表情都没有，谈罢几个战略问题之后，就平静地谈论其它问题。”

（同上）

1980年的头几个月过去之后，某些众说纷纭的报告成了新闻的头条，而且这些报告促使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77国集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最近出现了一种令人惊恐的趋势，就是根据冲突的一方能够打赢一场有限核战争的理论，制订使用核武器的‘新战略’，这种理论无疑是荒谬的，但它带来十分现实的危险，就是使人们假定的一场世界性核战争成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大会断定这场世界性核战争肯定意味着人类的灭

亡。”

根据我刚才勾勒的这一背景情况，我认为，尽管人的天性是不愿思索令人不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应当强迫自己认真思考一下某些根本性问题，其中之一无疑就是一场核战争的可能起因与发生及其无法逃避的可怕后果。

为了对这些必要的反思作出微薄的贡献，我首先想简单提一提核武器领域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比长篇大论更有力地证明人类对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具有多么大的相对性和偶然性。

三周前，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登载了一篇特写并配有耸人听闻的照片，这篇特写一定引起了所有读者的注意，而不论他们对大量具有地区性或世界性意义的事件已经感到多么腻烦。事实上，这并非无益：读者获悉，9月19日在阿肯色州有一枚巨大的“大力神”II型洲际导弹发生爆炸。尔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重要资料，如该导弹长32米，重150吨，射程1.1万公里。落在爆炸地点外约200米处的那颗核弹头是千万吨级的，就是说，其破坏力相当于一千万吨甘油炸药，即比1945年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700倍左右。用钢筋混凝土制成、重740吨的发射井的盖飞入空中，变成齑粉，爆炸留下一个直径大约90米的弹坑。

不论这种灾难多么可畏，不论那些断言威力强大的核弹头不可能爆炸的专家若是出了错误（象有时发生的那样）可能造成的后果多么难以计算，如果世界各地报纸没有报道这个事件，其国际影响本来会是有限的，这些影响可悲地突出说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22个缔约国——其中有些决定把它们领土置于完全没有核武器的制度之下——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审慎和多么值得效法。

另一方面，由于有关的电子系统分别于1979年11月9日和1980年6月3日和6日出现失误，美国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发出了三次核警报，其后果对大家而言可能很不相同，而且令人寒心。

关于这三次错误警报中的第一次，我现在要念的这则报道摘自法国的《新观察》杂志。我选择它是因为，尽管它同纽约报刊上发表的资料基本吻合，但它却写得使人感受到——人们甚至可以说经受住——核警报的全部直接后果以及下述一点，就是只要不能证实发出警报是毫无根据的，警报的出现就是不可抗拒的。该报道内容如下：

“上次核战争持续了10分钟。它发生于1979年11月9日星期五，当时美国士兵误按了那末日机器的最重要的按钮。当天上午10点50分，在全美国所有的战略力量控制室里，不计其数的小灯泡开始闪亮。计算机终端发出一种模糊而不连贯的沙沙声，预示着从北太平洋某处一艘潜艇上发射的一组核导弹的到来。

“侦察机立刻从数千公里之外的许多空军基地起飞。从加勒比海到阿拉斯加，从格陵兰岛到菲律宾，包括在各大洋潜伏的潜艇和昼夜围绕着地球转的太空卫星，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受到一种强烈的电子嗡嗡声的侵扰。数以千计沉默不语的技术人员，根据事先的指令用有限而准确的动作，开动了巨大的计时系统。从蒙大拿州到阿肯色州，在南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装有洲际导弹的深发射井上方的重装甲圆顶被打开了。要北美洲所有民航飞机全部着陆的命令就要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时候已到，必须告知美国总统，美国正处于遭受核袭击的状态之中。四分钟之后，110架有效负载约为1500至百万吨级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的B52型飞机就要起飞了，但是在最后的瞬间，一切都停了下来，因为初次核查的结果表明，正是科罗拉多温泉的一架计算机通过警报线路，把录在磁带上、仅用于例行操练的信息发了出去，从而对‘世界末日指挥部’开了个上述不幸的玩笑。从技术上讲，战争已自动开始，无意发动战争的人们得以——至少这一次——防止它。”

就最近两次的错误警报——今年6月份的那两次——而言，它们出现的方式



与1979年11月份那一次非常相似。例如，《纽约时报》曾报道如下：

“在6月3日和6日的事故中，战略空军指挥部的一位值日军官接到计算机数据，表明苏联发动的一场导弹袭击正在进行之中，于是大约100架装有核炸弹的B-52型轰炸机准备起飞。官员们透露说，在每一次事故中，卡特总统的机载指挥部——一架驻扎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上面装满了通信设备的经过特别改装的747班机，也准备起飞。”

要从我刚才提出的那类事实中得出结论需要有所缺乏的专门技术知识。因此，我请本委员会听一听罗伯特·C. 奥尔德里奇说过的话。奥尔德里奇是个太空工程师和海底军事技术专家，写过许多种专著；他在1980年7月2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

“由于电子失灵，美国战略核力量在7个月中3次被命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去年9月9日，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有一场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袭击；6月3日，它显示有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包括使用潜艇发射的武器。三天之后，它又发出信号，表明导弹已从潜伏在距美国海岸1000英里的潜艇上发射出去，可能在10分钟或不到10分钟之后到达它们的目标。11月的那场虚惊持续6分钟，6月的那次警报持续3分钟——占规定作出决定时间的一大部分。想到这些警报只要再持续关键的几分钟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真叫人不寒而栗。”

阿肯色事件和我刚才提及的三次错误警报，在我看来可以作为我现在想就比问题——即一场核战争的可能起因、发生及其后果——提供的一系列引语的恰当导言。在我多年阅读有关比问题材料的过程中，我遇到数以百计的真知灼见，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引用的材料，尽管丰富，而且其中一些作者还是他们本国最著名的文职专家和佩戴勋章的军人，但也仅仅是从上述真知灼见中作出有限选择的结果。我国代表团认为有责任提请第一委员会注意这些材料，而这样做是同大会在其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105 段中发出的呼吁一致的。在这一段中，大会宣称：

“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军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完善的交流，以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偏见的新闻，并集中注意于军备竞赛升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第 S-10/2 号决议，第 105 段）

由于编年顺序的缘故，同时因为这里涉及的一个文件的两位主要作者之一也许是最有资格谈此问题的人，所以我要在下面引用的材料中首先提到所谓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项宣言后来成为成果特别丰硕的帕格沃希会议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在这项 1955 年 7 月 9 日在伦敦发表的宣言中，签署该宣言的 11 位著名科学家除了别的以外宣称：

“我们在此不是以这个或那个民族、洲或宗教成员的身份，而是以人、其继续存在现在令人怀疑的人类成员的身份讲话的。

“我们必须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我们必须学会反躬自问，不是问采取什么步骤可以使任何为我们所偏爱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再也没有这样的步骤了；我们要扪心自问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步骤才能防止一场军事角逐呢？因为这种角逐的结果必定会给各方都带来灾难。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身居要职的人士，都还没有认识到一场使用核炸弹的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从毁灭城市的角度考虑。据了解，这种新炸弹的威力比旧炸弹强，虽然一颗原子弹可以毁灭广岛，但是一颗氢弹却可以毁灭伦敦、纽约和莫斯科之类的最大城市。

“毋庸置疑，在一场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但这不过是人类将不得不面临的小小灾难之一，如果伦敦、纽约和莫斯科所有的人都被消灭，那么世界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才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特别是从比基尼的试验以来，核炸弹能够把比过去料想的更加广阔得多的地区逐渐

毁灭掉。

“可靠资料表明，现在能够制造一种威力是摧毁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的炸弹。这种炸弹若在地面附近或水下爆炸，就会把放射性微粒送入上空。这些微粒慢慢下沉到地球表面，形成致命的尘埃或雨水。正是这种尘埃使日本渔民及其所捕的鱼感染了病毒。

“这种致命的放射性微粒可能会在多大的范围内散布，无人晓得；但是最优秀的权威们一致认为，一场氢弹战争可能会消灭人类。若是大量使用氢弹，恐怕就会引起人类普遍死亡——暴死的只是少数，而多数则要经受疾病和身躯解体的折磨而慢慢死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6年后，即1961年7月5日向菲律宾国会讲话时宣称：

“全球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毁灭交战双方的自杀行为，它连给决战一方取胜的机会都不再有了。它现在只包含有双方自杀的因素。

“目前的紧张局势及其带来的民族彻底毁灭的威胁，是由两大幻想造成的。其一是苏维埃世界完全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准备进攻他们，而且迟早我们打算进行打击。其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信，苏联人正准备进攻我们，而且迟早他们打算进行打击。

“双方都错了，就群众而言，每一方都渴望和平，双方都惧怕战争，但是备战工作不断加速进行，最终可能在没有明确目的的情况下，引发一种自燃现象。”

1967年，著名历史家阿诺德·汤恩比作出了如下令人信服的描述：

“过去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武器时，人们都说它太可怕了，决不能使用，然而，它却使用了，而且尽管它很可怕，但它并没有导致人类的消失。可是现在我们拥有某种确实能够灭绝我们这个行星上生命的东西，自旧石器时代结束以

来，人类还从未有过类似的处境。那是我们想方设法征服狮子、老虎和其他猛兽的时代。从那以后，人类继续生存似乎有了保证。但是自 1945 年以来，我们继续生存又一次变得没有把握了，因为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狮子和老虎了。事实上，自 1945 年以来，人类生存受到的威胁比头一百万年历史中所受的威胁大得多。”

1978 年 12 月，在防务情报中心主持下，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各个主要方面及后果。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原子科学家通报》主编伯纳德·费尔德博士在这次会议上讲到：

“我想向自己和诸位提出的问题如下：在同苏联进行的一场核战争中，我们能够活下来吗？”

“在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一场大战中，唯一的胜利者——在我看来——将会是螳螂，因为看来它们对辐射远不如哺乳动物敏感。任何遭受美国和苏联都拥有的那种百万吨级核武器袭击的大城市，都会彻底夷为平地；它将会因爆炸产生的热量而几乎马上陷入火海之中，被爆炸夷为平地，并且由于因此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和一切交通工具和全部医疗设施被破坏而完全陷于瘫痪。……”

“总而言之，我们能否在同苏联进行的一场核战争中活下来，反之，他们能否在同我们进行的一场核战争中活下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很明显：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不可能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核战争，那么，由于这种疯狂行为世界其余的人潜在的生存能力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很值得怀疑了。”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科技顾问的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博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如下见解：

“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目前正进入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可靠的报复性战略力量所确保的比較稳定的相互威慑的状态，现在由于出现反击力量战术计

划以及为实施这种计划而设计的武器系统而遭受破坏。……

“我们必须预先考虑到，一旦部署了这种武器，那么当一场国际危机似乎要失去控制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和苏联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受到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首先掀动末日机器的按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罗姆·弗兰克博士在1978年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也发表了如下看法：

“国际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核军备竞赛，是由双方臆造的敌人形象所引起的。一般说来，敌对臆像往往互相鉴照。也就是说，每一方都把美德归于自己，把罪恶归于敌人，我们是值得信任、热爱和平、光明正大和富于人道的，他们是背信弃义、黩武好战，残忍暴虐的。

“每一个核国家都面临着如下实际上无法完成的任务，就是力图使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根本无法令人相信的威胁，结果是进行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在这种竞赛中，相互恐惧的最大制造者，是每一方为了在完善自己的防御设施的同时避开对方的防御设施而疯狂进行的武器研究和发展活动。结果，众所周知，武器创新的速度快于谈判进程，所以，有关一种武器系统的协定便由于某种新武器系统的出现而变得过时了。

大不列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军事领导人蒙巴顿爵士，1979年5月11日在为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颁发路易·韦斯奖而于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仪式上发言时，说了如下明确的话：

“作为一个服了半个世纪现役的军人，我要诚恳地说，核军备竞赛从军事上讲是毫无意义的，要用核武器来作战是不可能的，核武器的存在只是增加了我们的危险，因为它使人产生幻想。

“世界各地仍有强大的声音要使人相信这句古老的罗马箴言——要和平就得备战，这在核时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再说一遍，如果认为一个人只要增加总体的不

稳定性就能加强自己的稳定性，那是一种会带来灾难的错误观点。……

“现在世界濒临最后深渊的边缘。让我们大家都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实际步骤，以确保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跨过这边缘，掉入深渊。”

防务情报中心主任、海军上将吉恩·R. 拉罗克，1980年6月19日在联合国发言时发出下述警告：

“有人幻想，核战争可以加以控制和限制并且可以用来达到某种实际目标。这种幻想是由于科技极为激动人心的发展而滋长起来的。极度精确的导弹、计算机和卫星的不断完善，使得许多技术人员和官僚认为一场有控制的核战争是可能的。这一关于‘有控制的核战争’的幻想产生于战争游戏和每一场战争必有胜利者这种历久不变的假设。在核战争中是决不会有胜利者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关于核战争可以打而且能够打赢的观点，使得各地的人们成为失败者的可能性增大。”

第三十届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1980年8月20日至25日在荷兰举行，来自38个不同国家的125位科学家和国际事务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核战争危险宣言”。宣言中说：

“人类以前从未处于这么严重的危险之中，一场核大战将意味着文明的完结，而且可能使人类灭亡。尽管如此，全世界拥有规模大得近乎可憎的核武器储存的军事强国似乎没有能力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它们的争端。核武器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破坏力也增大了，甚至可能出现横向扩散的现象。一些国家正试图给那种认为核战争可加以限制甚至可以打赢的暗中为害的理论涂脂抹粉……

“可以预见，除非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削弱并消除这些倾向，否则等不到本世纪结束就会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而造成死亡与破坏，甚至威胁到人类的三存。”

我想，从联合国秘书长分发的报告中摘引几段来结束这一系列的引述也许是最

合适不过的了。这份报告题为“核武器综合研究”，文号为 A / 35 / 392，日期是 1980 年 9 月 12 日。这份研究报告是在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斯·道博里大使主持下，由一批精选的专家经过两年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该报告中提出了下述观点：

“事实上，今日已有百万吨级的武器了。自从火药发明以来使用过的所有常规炸药所释放的能量也没有任何一种百万吨级武器所释放的能量大。如若使用这种强大的力量，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的后果确实不堪设想……”（A / 35 / 392，附件，第 143 段）

“人类疯狂到了极点才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较详细地分析其后果，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从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得出的结论却是，永远不能使用核武器。”（同上，第 213 段）

“纵然军备竞赛不是什么新现象，但人类目前的困境无疑是独特的……一些国家能够摧毁其它国家或地区继续生存的基础本身，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的破坏力能造成如此直接、彻底和普遍的破坏，这是闻所未闻的；今日人类面临着真正的自我灭绝的危险，这是史无前例的。”（同上，第 491 段）

“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技术不是为政策服务而是支配政策，新武器系统的出现常常不是因为任何军事或安全需要，而是因为工艺技术进程势不可挡……”（同上，第 493 段）

“为了断言永远继续容忍核武器是可能的，就必须始终保持平衡，而不论由于军备竞赛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技术挑战，此外，决不能发生任何人为或技术性的事故，而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要求，时有报道的各种各样警报出错、计算机失灵的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事件之一迟早可能会引起一场真正的、后果无法估计的事故，由于这些缘故和其它原因，要绝对保证威慑平衡

的长久稳定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应允许任何人为了安定人心而发表大意如上所述的声明……”（同上，第 496 段）

“纵然威慑平衡保持彻底稳定，但是仍有强有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理由反对继续依赖这种平衡。某些国家利用人类文明毁灭的可能性来提高他们的安全程度，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那样，人类的未来就成了几个核武器国家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它们所理解的安全的抵押品……”（同上，第 497 段）

很显然，专家们的报告，和我在本发言中所提及的极其多样的材料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研究报告与之吻合——一样，以许多无可辩驳的论据确认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结论。在把核裁军放在最优先地位之后，大会宣称：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第 S-10/2 决议，第 47 段）

根据对我迄今为止所描绘的形势的总结，不难看出核武器的存在已对人类构成自我毁灭的危险，要避开这种危险，只有彻底消除这种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工具。

如果说核武器的加速发展几乎总是势不可挡的技术发展过程的盲目结果，这势必会受到人或技术的失败的影响，并带来不可逆料的后果），如果说通过加剧普遍的不安全就能保证国家安全的说法是荒诞不径的，如果说目前储存的核武器已足以造成我们这颗行星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死亡和毁灭——不是瞬间发生就是通过缓慢而痛苦的解体过程——而绰绰有余的话，如果说核武器从军事上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从而造成普遍的自杀），那么，把我开头提到的大会发出的阴郁警告作为一项行为准则加以采纳，就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了。

我想再提一下这个警告。我觉得这会有助于强调本机构所讲的话的准确性，因为本机构一直被看作是国际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机构，而且这是合乎道理的。



1978年，该机构在强调“当今时代最紧急最迫切的任务”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之后说：

“人类正面临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第S-10/2号决议，第18段）

如果我们在这种困境中要象任何神智清醒的人势必会做的那样选择第一条路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那些被认为属于下述措施的最有价值的行动，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实行核裁军……（同上，第4段）而不扩散条约的缔结国，尤其是作为该条约保存国的三个核武器国家曾承诺要采取这种措施。众所周知，该条约生效都十年了，第二次审查会议也在日内瓦开过了；这次会议强调指出，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或不是围绕两个核超级大国建立的两大军事联盟的成员的国家的国家都深表失望和烦躁。

我们提出以下看法并不是暗示大会关于其它裁军问题的有待实施的许多决议应当忽视，我们的看法是：我们今年的审议应当优先注意下述目标：

第一，应当争取批准和实施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是美国和苏联经过6年的双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并于一年多前，即1979年6月18日由两国国家元首在维也纳签署。必须在第三十五届会议结束之前批准并实施该条约，免得大会在1979年12月11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34/87F号决议中对该条约所表示的信心受到破坏。

第二，我们必须开始一系列谈判，以求缔结一项新的协定，即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用以取代早先的协定。根据我刚才提到的大会决议，这一新协定应当是：

“……实现全面、彻底销毁现有核武器储存……的最后目标的重要步骤。”

（第34/87F号决议，第5段）

这些步骤中首先要采取的步骤之一应当是限制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当然，这方

面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分别与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协商后采取行动。

第三，必须订立一项条约，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这项条约的草案，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召开之前递交给大会，以便能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进行审议。

我们认为，为此，(a) 3年多来一直在就此问题举行三边会谈的三个核国家——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必须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届会之初向该委员会提交一份尽可能完备的条约初步草案；(b) 美国和联合王国必须——象苏联已经做的那样，也象77国集团成员国在我已经提到的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所特别坚持要求的那样——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开始时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但不得因此而影响三方谈判的继续举行。如果看来这些谈判继续的话，那么特设工作小组就应当在这些谈判举行的同时，就此问题展开多边谈判，这一谈判对于缔结目前正在拟订的条约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在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成为现实之前，必须采取一项临时措施，就是立即发表一项至少由保存不扩散条约的三个核武器国家签署的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声明。苏联递交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草案第四部分，我们认为可以看作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

我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目标应当是应当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开始时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任务是开展1978年最后文件第50段所提及的多边核裁军谈判。如果把核裁军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如果就此问题进行的谈判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依据最后文件本身的精神该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那么联合国任何会员国认为自己可以依然反对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就显得不可思议了，当然也是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接受的承诺不相容的。

我就要结束我的发言了，也许我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我们议程上还有很多别的

问题，我希望以后再谈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在第一次发言中谈的全是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那么我这样做是由于我认为首先需要做的事所致。这首先需要做的事就是，大会必须始终牢记专家委员会所说的——用尼尔斯·博尔的话来讲——“人类社会受到的永久威胁”。

超级大国之间再次出现了某种十分紧张的国际关系，我们曾希望这种情况永远被埋葬掉，因为它造成把我们再次拖入冷战的威胁。这种紧张关系的出现加重了大会的责任，同时也使得大会更有必要充当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大会必须极力促请各国在核裁军领域采取有效的实际措施。它必须用行动证明，1978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郑重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作出的承诺，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主席：我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我们的一般性辩论开始时作了一次条理清晰、内容广泛的发言。我还要感谢他对我个人讲了许多过奖的话，尤其是当他回忆起我们在日内瓦共事的时候。事实上，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今天在座的很多代表，我曾有幸在日内瓦和纽约同他们一起工作，共商裁军问题。就此而言，我希望本委员会允许我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先生阁下出席会议表示欢迎。他个人为裁军工作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是第一委员会全体成员都熟知的。

今天上午没有别的代表团想参与一般性辩论，因此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因为他曾要求允许他在我们休会前发言。

本亚米纳先生（阿尔及利亚）：我要简单地表达一下对主席先生你的感谢之情，感谢你就上星期五袭击阿斯南的可怕灾难——过去26年中发生的第二次灾难——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表示了同情。

因为我就出生在那个镇上，所以我想以地震受害者的名义表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衷心感谢你以及通过官方途径或在个人接触中对我们表示了声援的代表团。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要再次敦促本委员会成员在一般性辩论中尽快报名发言，以便委员会能充分利用向我们提供的时间和物力及财力。

我要讲明，报名下午发言的人很少，如果本委员会成员依然犹豫不决，拿不定是否要报名发言，那么我就可能不得不取消许多在下午举行的会议。例如，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就没有人报名发言，因此我必须取消订在下午 3 时举行的会议。

我殷切希望我们明天上午 10 时 30 分能举行我们的第五次会议，尽管我必须申明，迄今为止报名发言者尚未达到法定人数。大家想必记得，我们曾商定，除非某一特定会议至少有 4 位发言人，否则就要取消该会议。因此，我希望今天下午再有两位代表报名在明天上午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代表们查阅一下《联合国日刊》，以便进一步肯定我们下次会议日期与时间。

中午 12 时 25 分散会。